

中东主权财富基金

中东主权财富基金的
国际政治经济影响^{*}

虞 琤

摘 要: 在主权财富基金全球兴起的形势中,中东主权财富基金以其悠久的发展历史和雄厚的资金实力独树一帜。本文阐述和剖析了中东主权财富基金的发展历史和现状,指出其在对本土经济发挥支柱作用的同时,在全球经济和金融运行中也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进而产生了多方面国际政治经济影响。

关 键 字: 中东; 主权财富基金; 国际政治经济; 影响

作者简介: 虞琤,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级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上海200083)。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5)03-0017-14 中图分类号: D8 文献标识码: A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课题“中东地区主权财富基金研究”(项目编号: 13JJD810009)阶段性成果

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s, SWFs)发祥于中东地区,海湾国家率先以石油出口收入富余资金设立政府投资基金,活跃于全球金融市场,此后那些经常账户盈余充沛的主权国家纷纷仿效,SWFs队伍日益壮大。二十一世纪之初,SWFs在全球兴起,其成长速度令人咂舌,成为举世瞩目的金融现象。据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所(SWFI)统计,截至2014年9月底,全球共有75个SWFs,其中2000年以来新设的达48个,有20个为2008年及以后设立,全球SWFs规模达到6.73万亿美元,自2007年底以来实现翻番。^① 据英国伦敦金融

① 本文中有关于SWFs的个数与规模的数据均来自于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所(SWFI),时间均为截至2014年9月底,具体参见<http://www.swfinstitute.org/fund-rankings/>。

城(the City UK)2013 年报告,SWFs 已是全球最重要的非传统投资管理资产,规模是全球对冲基金的近 2.5 倍和私募基金的近 2.3 倍。^①更令人瞩目的是,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 SWFs 盛宴的领头羊。全球 SWFs 规模中,仅有 20% 来自于欧美发达国家,其余全部来源于发展中国家,中东^②和亚洲独领风骚,规模合占全球的 75%。2013 年,中东 SWFs 资产管理规模增长了 6%,亚洲增长了 19%。^③以发展中国家力量为代表的 SWFs 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新兴角色,使得这些主权国家政府在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中能够有所作为。尤其是中东 SWFs,尽管历来深受地缘政治经济动荡的纷扰,仍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国际金融危机风暴中泰然自若、破浪前行,为持续发酵的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注入亟需的流动性,产生了广泛而显著的国际政治经济影响。

一、中东主权财富基金的发展历史

(一) 发展背景

中东是世界上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自中世纪农业社会就曾出现过经济繁荣,不仅农业技术和手工业成就突出,独特的地理位置还带来了国内外贸易的发达,可谓农、牧、商诸业并重。然而到十八世纪西方世界迈入现代社会时,经济发展却停滞不前。1869 年,苏伊士运河通航,成为近代中东形成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随即中东地区发现了储量达全世界总量三分之二的石油,1908 年伊朗成为第一个产油国,1927 年伊拉克开发出第一个大油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巴林、沙特、科威特等国相继发现石油。苏伊士运河的通道价值以及石油的资源价值,构成中东现代化的动力,也塑造了中东独特的经济和金融气象。中东主要的产油国家,出口大量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伴随着石油商品价格持续攀升,经常项目账户长期顺差,外汇储备规模持续扩大,逐渐超越了对于安全性和流动性要求。政府从提高收益性的角度对外汇储备资产在全球范围内加强配置,SWFs 应运而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收回石油主权的中东产油国凭借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国际地位得到大幅提升,并于 1960 年通过发起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即欧佩克(OPEC)维护石油收入。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中东产油国导演了

① 英国伦敦金融城将全球投资管理资产分为传统和非传统两大类,传统类别包括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和保险资金,非传统类别包括 SWFs,私募基金,对冲基金,ETF 及私人财富等,具体参见:<http://www.thecityuk.com/research/our-work/reports-list/uk-fund-management-2014/>。

②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口径,中东地区包括中东、北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MENAP)。

③ 参见:The 2014 Preqin Sovereign Wealth Fund Review。

“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减少供应和提高价格的双重手段,对美欧日等依赖廉价石油的国家进行打击,加深了世界经济危机。然而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和1980年的两伊战争,诱发了中东国家并不情愿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使其遭受了石油武器的双刃剑效应。两次石油危机促使西方国家开始采取摆脱石油依赖的种种措施,其他地区也掀起了石油开发的热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国际石油价格不振,中东产油国石油收入锐减,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下降,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状况恶化,促使它们反思石油经济的弊端。与此同时,美国为提升本国竞争力签订“广场饭店协议”使美元贬值,也使中东国家受到了巨大损失,石油收入的实际价值和多年积累起来的海外资产都受到贬损,迫使它们思考石油美元收入的保值增值问题。为了抵御石油价格波动对经济社会的冲击,也出于对油气资源耗尽之后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忧,中东产油国开始经由SWFs寻求经济出路。一方面发挥SWFs对于实体经济多元化发展的培育作用,不断开辟国民经济重点产业投资的新领域,避免重蹈“荷兰病”的覆辙;另一方面通过SWFs驱动金融业发展,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对石油带来的外汇财富加强管理运作,不断开辟国际投资的新战场。

(二) 发展历程

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既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又有别具一格的不利因素。一是蕴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对世界经济有着重大影响;二是以阿以矛盾、巴勒斯坦问题为核心的冲突在战后世界范围内持续时间最长;三是国家经济金融权力与统治集团政治权力的垄断水乳交融;四是伊斯兰宗教信仰与阿拉伯民族文化的特色交相辉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以中东SWFs的起源、阿布扎比SWFs等标志性基金的产生、SWFs的大量密集设立以及对于SWFs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美国次贷危机等时点作为分界线,可将中东SWFs的发展历程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参见图1)。

第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诞生期。1953年科威特在伦敦成立的投资委员会是全球SWFs的发端,1982年正式转型为科威特投资局(KIA),下辖储备基金(GRF)和未来基金(FGF),在伦敦、香港和北京均设有分支机构。KIA历史悠久,投资风格成熟稳健,2004年通过国际咨询机构优化资产配置战略,规划在10年内使管理资产规模翻番。沙特货币管理局(SAMA)于1952年成立,其所控制的海外投资公司(Foreign Holdings)也是老牌SWFs,历来奉行保守型的投资组合,在国际市场上行事低调,资产估值波动程度很低。

第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的发育期。在此期间,阿联酋后来居上,奠定了其未来在中东乃至世界SWFs中的领先地位。1976年成立的阿布扎比投资

局 (ADIA) 已成为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 投资品种齐全、地域广阔, 1984 年又成立了阿布扎比国际石油投资公司 (IPIC)。在此期间, 阿曼也于 1980 年设立了国家综合储备基金。

第三, 二十一世纪的成长期。中东各国逐渐看清了 SWFs 的长远战略意义, 纷纷加入这一行列。1999 ~ 2008 年期间, 除了阿联酋、沙特等国继续增设多个 SWFs 之外, 伊朗、阿尔及利亚、巴勒斯坦、伊拉克、卡塔尔、利比亚、阿曼、巴林、毛里塔尼亚等国先后新设 SWFs, 进一步确立了中东 SWFs 在全球的领先地位, 其中 2005 年成立的卡塔尔投资局 (QIA) 成为中东 SWFs 的新星, 近年来屡屡涉猎全球大宗并购, 国际知名度迅速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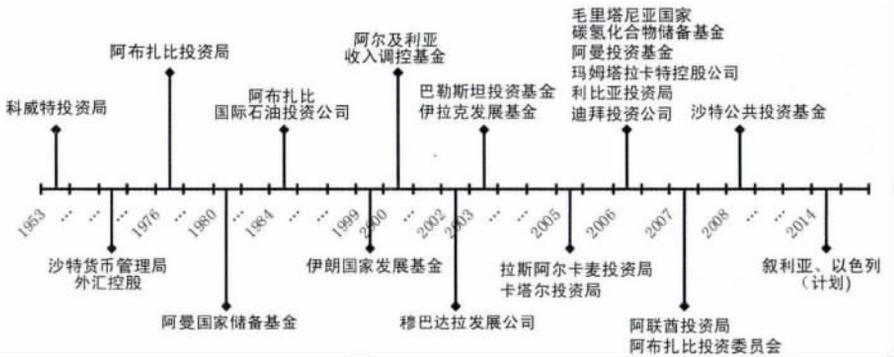


图 1 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发展历程^①

第四 2008 年以来的机遇期。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于全球经济金融而言是灾难事件, 但对于中东 SWFs 而言则是难得的发展机遇。西方发达国家深陷债务困境时, 中东 SWFs 频频出手注资欧美金融机构, 仅 2007 年 11 月至 2008 年 10 月间的投资额度就达到 580 亿美元^②。在随后欧美经济漫长而困难的复苏过程之中, 中东 SWFs 仍抓住机遇在国际市场上不断逢低吸纳各类资产。这一举动产生了强大的金融和政治影响力, 强化了中东国家对于 SWFs 的战略重视, 并开始采取更加专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投资管理模式。但是由于受到阿拉伯之春、宗教党派争斗等因素的影响, 中东 SWFs 的发展并不顺利。2012 年, 叙利亚政府曾批准设立 SWFs, 但政局动荡之下没有下文。以色列政府于 2012 年提出设立 SWFs 以匹配 2013 年启动的天然气开采项目, 但至今仍未出炉。

① 本图为作者根据 SWFI 公布的各基金信息绘制。

② 参见: Mehmet Asutay, “GCC Sovereign Wealth Funds and Their Role in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Markets”, *Equilibri*, Vol. 12, No. 3, 2008, pp. 335 - 354.

二、中东主权财富基金的发展现状

(一) SWFs 日渐成为中东经济发展的支柱力量

截至 2014 年 9 月底,中东地区 22 个国家中有 12 个设立了 20 个 SWFs(参见表 1),总规模达到 2.65 万亿美元。20 个 SWFs 中有 18 个以石油和天然气为基础,相关基金规模合计占比达到 99.7%,标志着 SWFs 被中东国家视为石油经济必备的金融配套工具。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济展望预测,这些设立 SWFs 中东国家的 2014 年国民生产总值(GDP)合计将达到 2.64 万亿美元,意味着中东 SWFs 总规模有望首次超过其所在国家 GDP 的总和,成为中东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表 1 中东国家主权财富基金一览表^①

国家	排名	名称	成立年份	资金来源	规模(亿美元)	排名	投资风格	组织结构	透明度
阿联酋	2	阿联酋投资局	2007	石油	150	39	混合	公司	3
		阿布扎比投资局	1976	石油	7,730	2	混合	基金	5
		阿布扎比投资委员会	2007	石油	900	13	混合	基金	N/A
		阿布扎比国际石油投资公司	1984	石油	653	22	组合	公司	9
		穆巴达拉发展公司	2002	石油/天然气	609	24	组合	公司	10
		迪拜投资公司	2006	石油	700	20	组合	公司	5
		拉斯阿尔卡麦投资局	2005	石油	12	59	混合	公司	3
沙特	4	沙特货币管理局外汇控股	1952	石油	7,376	3	N/A	基金	4
		公共投资基金	2008	石油	53	52	N/A	基金	4
科威特	6	科威特投资局	1953	石油	4,100	6	混合	基金	8
卡塔尔	9	卡塔尔投资局	2005	石油/天然气	1,700	11	组合	基金	5
阿尔及利亚	13	阿尔及利亚收入调控基金	2000	石油/天然气	775	17	N/A	基金	1
利比亚	15	利比亚投资局	2006	石油	660	21	混合	基金	1

^① 本表为作者根据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所(SWFI)公布的信息数据编制,时间为截至 2014 年 9 月底,透明度评分范围为 1~10,1 分为最不透明,10 分为最透明。

(续表)

国家	排名	名称	成立年份	资金来源	规模 (亿美元)	排名	投资风格	组织结构	透明度
伊朗	16	伊朗国家发展基金	1999	石油/ 天然气	620	23	混合	基金	5
伊拉克	24	伊拉克发展基金	2003	石油	180	34	保守	基金	N/A
阿曼	27	国家储备基金	1980	石油/ 天然气	130	41	混合	基金	4
		阿曼投资基金	2006	石油	60	47	混合	基金	4
巴林	28	玛姆塔拉卡特控股公司	2006	非商品	71	42	组合	公司	8
巴勒斯坦	35	巴勒斯坦投资基金	2003	非商品	8	63	组合	公司	N/A
毛里塔尼亚	39	国家碳氢化合物储备基金	2006	石油/ 天然气	3	70	混合	基金	1

SWFs 对于促进中东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特殊之处在于以投资活动开辟了国民财富来源的新渠道。石油等自然资源出口属于经常账户收入,而 SWFs 旨在通过资本账户取得收入。其以获取较高的投资回报作为目标,将积极投资国际金融市场作为手段,在正确把握市场形势的前提下,能够产生可观的投资收益,并逐年产生财富增长的复利效应。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体系的形成首先强化了国家在国民财富创造与分配领域的中心地位,国际金融体系的形成再度赋予国家对于国民财富保持和扩大的全新使命。中东 SWFs 的发展标志着这些国家形成财富理念,通过现代财富管理促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在国际体系中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自 SWFs 在科威特诞生之日起,已经成为中东各国提高外汇储备收益率、降低收入波动对宏观经济影响、为后代发展储备财富、实现本国经济部门多元化、提高各行各业技术水平的重要方式,日渐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力量。迄今为止,中东 SWFs 一直是世界资本市场上的一支劲旅,绝对规模和委托投资的资产管理规模占全球总量均达到约三分之一,相对于经济的重要程度高于其他设立 SWFs 的主要地区(参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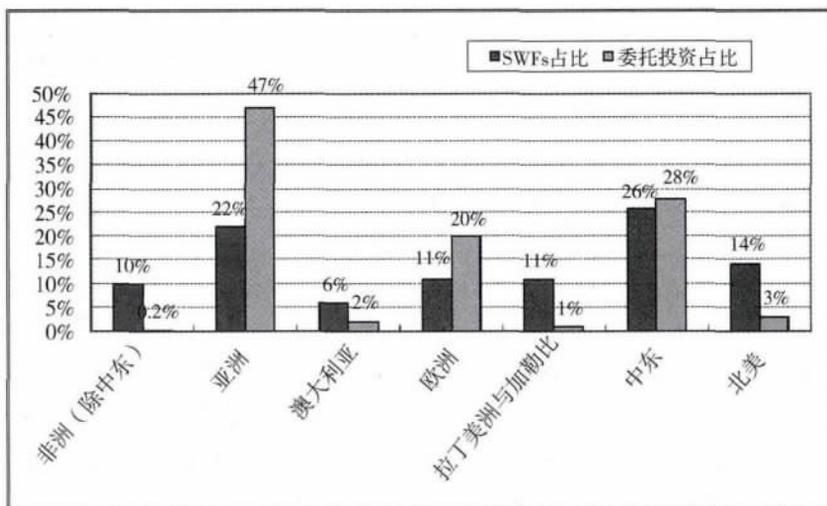


图2 主要地区 SWFs 规模委托投资规模全球占比情况①

(二) 中东 SWFs 在全球经济的重要地位日益凸现

中东虽然仍处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但其 SWFs 却已经处于全球领先水平(参见表2)。截至2014年9月底,中东 SWFs 占全球的总规模高达39.38%,成为国际 SWFs 的中流砥柱,但该地区 GDP 仅占全球 GDP 的4.58%,人口仅占全球的8.73%。中东 SWFs 与 GDP 比值达78.29%,是全球水平的8.6倍;人均 GDP 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52.47%,人均 SWFs 却是全球水平的4.51倍。全球前十大 SWFs 中,中东国家占据四席。全球以石油和天然气为资金来源的 SWFs 占比达到59%,而中东就占据了其中的60%。强大的石油出口收入是中东 SWFs 的强大后盾,资金流入持续而充沛,管理资产在可预期的未来没有明确负债压力,比全球其他 SWFs 更有条件开展长期性和战略性投资。但是,中东 SWFs 透明度普遍较低,除了阿联酋、科威特、巴林等国的4个基金,其余评分都在6以下。中东 SWFs 动机和行为的难以捉摸,容易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和监管的质疑。

表2 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在全球的地位②

	SWFs (亿美元)	GDP (亿美元)	人口 (百万人)	人均 GDP (美元)	人均 SWFs (美元)	SWFs/ GDP
中东	26 524	33 880	622.93	5 439	4 258	78.29%

① 资料来源: The 2014 Preqin Sovereign Wealth Fund Review。

② 本图表为作者根据主权财富基金研究所(SWFI)公布的基金规模数据(截至2014年9月底)和IMF公布的GDP、人口等世界经济展望数据(截至2014年4月底的预测数据)计算和绘制。

(续表)

	SWFs (亿美元)	GDP (亿美元)	人口 (百万人)	人均 GDP (美元)	人均 SWFs (美元)	SWFs/ GDP
全球	67 341	739 821	7 136.8	10 366	944	9.10%
中东/全球	39.38%	4.58%	8.73%	52.47%	4.51	8.60

中东 SWFs 对于全球经济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平滑全球经济金融周期性波动。中东 SWFs 的资产配置面向未来,造福后代,追求长期投资回报最大化。由于具有逆周期的特性且规模大,不仅可投资于期限长短不一、流动性各异的资产,更有意愿和能力持有资产直至满期,并在经济下行期间承受波动甚至增持资产。通过配置国际证券市场股票、债券和基金等被动投资,并购跨国企业和海外置业等直接投资,持有私募股权基金等间接投资,以及近年来兴起的联合投资等方式,SWFs 已经渗透全球金融体系,成为国际经济调节的新媒介。二是影响国际经济产业结构和能级。在摆脱石油出口依赖的指导思想之下,中东 SWFs 积极投资于与石油等能源开发形成分散化、促进本土经济多元化以及获取创新高精尖技术的产业领域。最初中东 SWFs 青睐化工、电信和银行产业,随着对国际产业发展趋势的认识加深,这些资金再次向金融服务业、奢侈品消费等现代服务业领域倾斜。三是参与国际资本的区域流动和分配。中东 SWFs 最初主要将石油美元投向美国等发达国家,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大举投资困难金融机构,待市场回升后抛售获利。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发酵,又对其构成逢低吸纳的动力。近年来中东 SWFs 对亚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尤为关注,从高增长国家的投资中获取更好的投资收益。

(三) 中东 SWFs 触发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竞相发展

中东地区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情结由来已久。1975 年黎巴嫩内战爆发后,巴林迅速取代贝鲁特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东重要的离岸银行市场。伴随二十世纪末的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巴林痛失国际金融业务。迪拜则乘势崛起,于 2004 年正式设立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世界级的基础设施和国际化的法治环境一举奠定了其在中东的金融枢纽地位,并在本土债务危机和睦邻政治动荡的冲击中保持国际地位逐步上升。1995 年政变以来,卡塔尔在政治、金融、战略、人才、舆论自由等方面都走在了中东国家的前列,也抛出了卡塔尔金融中心(QFC)的设想。阿布扎比基于其阿联酋首都地位和金融业的长足发展,近三年来异军突起。巴林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传统所在,于

2007 年启动了巴林金融港口 (BFH) 计划,希望通过伊斯兰银行的标签成为国际业务进入中东的门户。中东 SWFs 持续壮大,产生了聚集各类金融机构、吸引资产管理服务和孕育复杂投资策略的效果,特别是凭借资金规模大、期限久的特质,提升金融领域的定价权、配置权和话语权,加强了对地区的辐射和与全球的互动,触发了多个金融中心竞相发展。根据全球金融中心指数 (GFCI) 2013 年 3 月的排名,迪拜位居全球第 23 位,卡塔尔居第 30 位,阿布扎比居第 39 位 (参见表 3)。

表 3 中东地区主要国际金融中心排名^①

	2013	2012	2011	2010
迪拜	23	22	29	36
多哈	30	35	38	30
阿布扎比	39	38	48	无
巴林	64	61	57	55

除石油天然气资源外,SWFs 所承载的资本是中东最充裕的生产要素,发展现代金融服务业和投资建设金融中心成为中东 SWFs 强国的一致选择。一是投资布局全球顶级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通过 SWFs 投资接入全球各大金融中心,获取先进金融工程专业技术,补充本土在金融技术和人才方面的不足。迪拜和卡塔尔对于伦敦 LSE、美国 NASDAQ 和瑞典 OMX 等证券交易市场进行深度投资。卡塔尔频频注资并整合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交易中崭露头角,并吸引了新兴市场的眼球。科威特和卡塔尔参与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上市发行,获取新兴市场金融运行的经验。二是吸引国际金融机构集聚产生规模经济效应。SWFs 的大规模、多元化和全球化的资金配置需求,吸引各类金融机构前来开展业务,并进一步促进本国和本区域金融市场利用金融中心参与国际投资和融资活动。卡塔尔投资局向全球抛出 20 亿美元的资产管理计划,吸引国际知名金融公司入驻多哈。巴林的玛姆塔拉卡通过国际债券市场为其私营经济部门进行融资,通过摩根大通、德意志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

^① 本表根据伦敦金融城于 2013 年 3 月公开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编制。

行发行募集了 7.5 亿美元普通债券和 5 亿美元伊斯兰债券。^① 三是投资与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基础设施建设。各地都将金融中心建设作为当前的重要战略和 SWFs 投资的重点领域。根据迪拜、卡塔尔和巴林最新发布的 2030 年发展愿景,从石油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发展金融中心城市和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共识。

在 SWFs 的支撑下,中东各大国际金融中心注重专业化和差异化,齐头并进,遍地开花,合力提升了中东整体的国际影响力。巴林立足发展传统伊斯兰金融业,聚集大量伊斯兰银行和业务,在中东地区首屈一指。迪拜石油储量较少,在成功转型为商业、建筑和旅游等服务业经济的基础上,主攻投资银行和私人银行领域,成为国际资本自由港。卡塔尔石油储量巨大,相关金融服务仍有巨大潜力,成为资产管理和保险业务的重要场所。中东的国际金融中心竞争是一场利益均沾的非零和博弈,迪拜和卡塔尔在竞争中并没有通过品牌战抢夺金融业务,而是联手共同吸引国际客户,形成了共荣发展的局面。

三、中东主权财富基金的国际政治经济影响

(一) SWFs 与油气资源共同谱写了中东地区的发家史

恶劣的环境、持续的战乱和孤立的境地使中东历来与财富无缘,然而贫瘠的沙土之下竟然涌出了黑金,黑金又变成了纸黄金,否极泰来的中东国家自此改变了命运。中东是目前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大、生产和输出石油最多的地区,同时也是 SWFs 的发源地和大本营。受油气资源出口收入不断累积和增值的双重推动,中东 SWFs 规模日渐膨胀,籍此转动起了贸易和金融两个车轮,不仅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日益突出,还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了其国际经济金融地位,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成为支援发展中国家,同西方发达国家抗衡的有力武器。

(二) SWFs 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中东国家复兴的使命

虽然中东地区因发现石油而出现历史性机遇,但发展前景仍不容乐观。石油出口国的经济增长率在 2012~2013 年期间均徘徊于 2%~3.5% 之间,石油进口国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阿拉伯转型国家的失业率超过 10%,年轻人失业

^① 参见:Asim Ali and Shatha Al-Aswad, *Persian Gulf Based SWFs & Financial Hubs in Bahrain, Dubai and Qatar: A Case of Competitive Branding*, Medford, MA: The Sovereign Wealth Fund Initiative, February 2012.

率甚至还要翻番。^① 中东国家面临加快增长、调整结构、创造就业、促进公平、稳定政局等诸多任务挑战。各国政府需要在控制薪酬及补贴支出增长的同时,追求高效益投资工程项目和高品质社会福利项目。崛起中的阿联酋、卡塔尔、沙特、科威特等国家,更以发展世界级的工商业、金融业为目标。正是在如此严峻的多重挑战下,SWFs 被寄予重任,既是应对经济下行、失业率高企和流动性紧张时的缓冲垫,又是为经济转型发展谋篇布局的配置工具;既是充实国库收入的现金牛,又是下一代财富管理的全球平台;既是呼应社情民意维护和平的稳定器,又是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砝码;肩负着来自政治经济、国内国际、现在未来的多重使命。

(三) SWFs 成为阿拉伯世界驶向金融全球化的独木舟

过去中东地区持续战火纷飞,在现代化的关键领域固步自封,与世界经济严重脱节。未来随着替代能源的产生,世界对石油能源的依赖存在下降可能,届时中东在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活动方面将更加乏善可陈。阿拉伯世界关上了一扇门,但中东 SWFs 又为它打开了一扇窗,在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重要一员后,中东或可免于被全球化进程边缘化。通过购买外国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和上市公司股票,以及投资入股跨国企业、持有各类海外投资基金、海外置业等方式,SWFs 在国际资本上呼风唤雨,成为中东目前与西方乃至全球进行沟通合作、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进程的有效通道。近年来迪拜、多哈、阿布扎比和巴林等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标志着中东 SWFs 正逐步将其在国际金融领域无形的参与活动转变为有形的地理存在。

(四) 中东 SWFs 象征着国际政治经济权力的转移

中东主要的 SWFs 高达千亿、万亿美元级别,轻而易举地就能掀起资本的波澜,美国次贷危机为中东 SWFs 展现金融权力提供了机会,迪拜甚至意图购买美国港口,这标志着全球金融权力一定程度上从西方发达国家向以中东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如果说西方国家对于 SWFs 资金的依赖赋予了中东相应的权力,中东国家政府对于 SWFs 的实际控制则直接提升了这种权力意志,不可避免地将 SWFs 决策与政治决策相结合。随着这些 SWFs 的持续增长,这样的金融权力还在与日俱增,不断增强中东国家在贸易谈判、技术获取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议价能力,将改变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劣势地位。正如第一次石油危机,中东国家也可以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启用 SWFs 武器,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面交锋,从而产生强大的国际政治经济影响。

^① 各阿拉伯国家的失业率参见 IMF 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

（五）中东 SWFs 促进了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再平衡

以中东 SWFs 为代表,全球资本的流动已出现方向性变化。2012 年,新兴经济体国际投资金额达到 320 亿美元,超过了成熟经济体的 250 亿美元。2008~2012 年,新兴经济体对于成熟经济体的投资金额累积达到 1,610 亿美元,而同期成熟经济体对新兴经济体的投资为 1,510 亿美元,显示出国际资本和全球财富在中东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形成再分配态势。^① 中东国家通过 SWFs 的发展显著减少了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最终成长为全球经济发展中平等的合作伙伴。

（六）中东 SWFs 推动了区域政治经济合作的新形势

中东地区贫富悬殊,设立 SWFs 的富裕国家帮助贫穷的阿拉伯兄弟国家发展成为重要议程。区域政治经济合作成为中东推动阿拉伯民族团结的新措施,富裕国家不仅是其他阿拉伯国家出口的最大市场,其 SWFs 也是贫穷国家发展所需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中东主要国家成立海湾合作委员会(GCC),由 SWFs 投资设立区域发展基金,通过集体力量在经济上实行协调、合作和互补,在邻近国家爆发经济危机时减小冲击,阻止政治不稳定蔓延产生的区域性影响,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影响,不仅能提高本地区自身的实力,也能加强相对于其他地区经济集团的竞争力。与此同时,中东 SWFs 推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等国际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发展,对西方国家的金融霸权形成一定的抗衡作用。

（七）中东 SWFs 因神秘的宗教文化色彩而遭遇冲突

大量的石油美元虽然促进了部分中东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但社会宗教和文化因素仍然是该地区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中东地区的经济金融活动历来尊崇伊斯兰教法,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的世俗化改革之后,才开始发展银行、保险等金融部门。虽然如今中东 SWFs 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较为成熟的交易对手,但由于其与生俱来的伊斯兰文化烙印,不可避免地要遭受戒备或遭遇冲突。诸如阿联酋、沙特、科威特、卡塔尔等中东国家,SWFs 一般都由集权的部落统治者及其家族成员所有,带有明显的身份特征。这样的冲突在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集中表现出来,西方世界在亟需资金解围的同时,面对中东 SWFs 的跨国并购活动提出了主权财富基金威胁论,以至于部分国家出于对国家安全的忧虑,在是否吸纳中东 SWFs 的问题上摇摆不定。

^① 资料来源:ESADEgo, Sovereign Wealth Funds 2013。

(八) 中东 SWFs 将在“向东看”潮流中深化与中国的投资合作

当前国际政治与经济形势产生深刻变化,美国霸权主义对中东地区造成巨大破坏,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开始下降,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中国国际地位明显上升,中东国家在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经济出路的背景下,出现了外交“向东看”的重要势头。我国与中东地区的友好往来源远流长,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通道的开辟沟通了双方的经济贸易关系。战后又同属发展中国家,积极开展经济体制改革,在各自的发展道路上取得成就,同步迈入了 SWFs 规模国际领先的行列,中国已经设立了 4 只 SWFs,规模合计占全球 21%,按国家排名位列全球第一。双方雄厚的 SWFs 资金活跃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为加强国际投资合作开辟了广阔的空间。近年来 SWFs 参与的全球联合投资中,不少都有中国和中东国家合作的身影,涉及石油化工、交通运输、银行金融等重要领域,对于双方改善国际经济金融地位,提升国际政治影响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The Impact of Middle East SWF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YU Cheng

(Yu Cheng , Ph. D Candidate , Graduate School ,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rise of Sovereign Wealth Funds (SWFs) globally has become an irreversible trend. Among all the regions , the Middle East boasts of long-standing history and considerable strength of SWFs.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and analyzes o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status quo of the Middle East's SWFs , upon which it further articulates their pivotal role in local economy , and their ever important position in glob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 operations , and in turn illuminates the due impacts of such fun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Key Words The Middle East; Sovereign Wealth Fund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责任编辑: 钮 松)